

文日 對照全譯

資治
通鑑

改革出版社

SHI TONG JIAN 張宏儒 沈志華 主編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鑒

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

上 册

改革出版社

1991年10月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鑒

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

中 册

改革出版社

1991年10月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鑒

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

下 册

改革出版社

1991年10月

(京)新登字 053 号

责任编辑 李太友
特约编审 吴衡康
封面设计 武宝新

本书原文部分参照中华书局点校本改为简化字排印

文白对照全译
资 治 通 鉴

张宏儒 沈志华 主编

改革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标准出版社照排中心排版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285印张 10080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072-303-8/K·007

定价：(全三册) 235.00 元 (精装)

做好经典古籍的

今译工作

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我国古籍的整理和普及工作，了解到本书的编、译情况后，欣然为本书题词：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组 织 华夏文化史研究所

主 编 张宏儒 沈志华

副主编 陈东林 李丹慧 马 怡

顾 问 吴树平 施 丁 黄永年

编 委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毛双民	王景桐	孙 枫	孙家洲	李丹慧
李红旗	李解民	刘新风	陈永林	沈志华	张宏儒
武宝玲	胡友鸣	袁 熹	党圣元		

审 稿 人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毛双民	王景桐	孙家洲	李 岩	李丹慧
李解民	刘新风	陈久金	陈永林	陈祖武	沈志华
吴树平	张双棣	张宏儒	迟赵娥	林冠夫	胡友鸣
胡双宝	袁 熹	党圣元	谢保成		

译 稿 人 (按姓氏笔划)

马 怡	王 齐	王景桐	毛双民	白 隅	石旭红
孙家洲	李 岩	李丹慧	李国荣	李国新	李解民
李裕群	吕 艺	任 可	刘 驰	刘宁勋	刘洪波
刘新风	齐克琛	齐勇锋	陈东林	陈绍棟	陈柯云
宋培学	杨 璐	张书才	柳 宪	侯 明	郭风岚
胡友鸣	赵长才	骈宇骞	袁 刚	袁 熹	党圣元
徐怀宝	浦志强	翁杰明	高路明	董洪利	谢桂华
曾镇南	薛有红				

绘 图 郭利民

照 排 王伟思 吴庆卫 奚 昕 李春华

责任校对 吴东生 萧萃明

前 言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于治平年间进《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赏识，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于崇文院，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始协力倾心于编纂。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坚辞枢密副使之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载，六任冗官，书局自随，沉精积思于《通鉴》之编写，不舍昼夜，终至元丰七年（1084年）告竣，呈帝御览，因迁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时。但为相八月，一病辞世。

观前人之所为作，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腐刑，乃显《史记》。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縲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蔚然成就《通鉴》。

司马光之著《通鉴》，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通，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①；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②，“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③。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④，成一部政治通史。故司马光以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供皇帝阅读，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虽违离阙庭，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消得“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⑤，十九载之精力，尽于此书。如是终成大手，史坛虎步，光辉蔽体，不输马书班赋。

《资治通鉴》以其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

①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② 同上。

③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④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⑤ 同上。

德六年(公元959年),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余万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谱录、墓志、碑传、行状,杂史诸书凡三百余种。于盈积简牍浩如烟海之中,抉撷幽隐,校计毫厘;罄竭所有,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①,堪称巨制。是故成书九百余年,始终为世人赞扬推崇,与司马迁《史记》并为华夏文化遗产之双璧,海内外蜚声扬名。

《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②,虽不惮征引史料,却并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繁,所谓登高望之,旗整辙清。且其袭于《春秋》,而慷慨论列长于《春秋》;承于《左传》,而记事记言浑然一体优于《左传》。如是前导清源,后振芳尘,高步有宋以来。

《通鉴》略古详今,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虽密于政事不免疏于其他,但其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剪裁运化,系而统之,独为一部政治通史,警戒后世,其传之于今,仍堪镜考。

《通鉴》记人则神采飞扬,呼之欲出;叙事则词章纵横,河漫伏流;抒发情怀即大言小言,清风穆如,长声慷慨,短音辛婉;渲染战争即恢廓场面,奋其意气,推波助澜,一泻汪洋。其文辞简洁洗炼,华采虽少于齐梁,宏壮却可追两汉。读诵诸篇,或如鼓琴奏曲,势若江河,或如清风凉日,月明星稀,每使人畅快淋漓,欲扬眉抵几,呼天喝地。可谓鹰扬文苑。

世之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者众多,各类释文之中,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为著。其将注释及司马光《通鉴考异》融入《通鉴》原文之下,成为今日流传之本。而观《通鉴》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罹“追贬”等厄运,《通鉴》书板亦险遭毁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异、点校、注释、细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余姚官刻本等二十余种;终元一朝,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槧十余种,每二十余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谨于校勘,当为今世之佳本。

漫漫九百余年,《通鉴》之刊刻出版七十余次,实为我国历代各类史书刊刻出版所罕见,足证其影响之深远。正所谓斯人,斯书,生享盛名隆誉,死亦传青镂之管。

二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宋史新编》

一代伟人毛泽东,几伴其一生之书,即《资治通鉴》。其读之入迷,穷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

① 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

② 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屡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又教读于左右，循循导启，臧否人物，捭阖事端，详批细引，不厌其烦。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碌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述论尤多。究见其熟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一部《资治通鉴》，既以其内容、思想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兼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惟其举要若此，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

但《通鉴》成书时近千年，其文字毕竟古朴，又兼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常发如山之峨，如海之茫之叹，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窘于理解，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另如司马光亦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①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遑论一般之人！足见《通鉴》之今译工作实已刻不容缓。

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资治通鉴》，使此煌煌巨作，人人能得而读之，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机，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多一分思索。

司马光纂《通鉴》，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势所必然。其“臣光曰”类史论总约二百余处，精华糟粕杂于其间。《通鉴》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条分缕析，批判继承，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推陈出新，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万年之文明古国，增一分爱心。

纵观《通鉴》今译事，应可谓携人登高山，泛巨海，促末茂流清。其意义既深且远。

三

“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子《劝学篇》

人不可无志，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故我研究所创立伊始，同道学子有感于世风之流俗，学势之式微，著书立言之苦，阐幽发微之难，滋滋以探求治学新途，终日冥冥、惛惛于此道，欲登高山，临深溪，至千里，绝江河。此可谓志其一。

岁月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即至，况须臾间魂气飘去，身后空空，将何颜以见先人？所中诸君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同心戮力，勤勤兢兢于此业，不求功著于景钟，绩垂于丝帛，但望抚心而无愧。此可谓志其二。

基于此志，我们常思以根之于历史者深，胎之于风俗者固，因之于地理者远，必生出一种凝不可懈之精神，此即华夏千年之文明，扬扬洒洒传统文化之集萃。何以扬其精，摒其糟，穷究华夏文化之博史，弘发华夏文化之灵秀，正当为我们实践志向，奋发而求有所作为之一题。如是乃检索史籍，首选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白话译之，力图通今古，传经典文章于大众，成就登山泛海，促未茂流清之果。

但以《资治通鉴》之篇鸿制巨，今译实非几人精力所能为功。故此我们苛定底本，严择译家，会聚十几家学术机构之数十位研究人员、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推敲攻研，翻译编审，竭力尽心，倾拳拳之忧，奋勤勤之劳，步步不离此全译《通鉴》事。乃至无轻煖以被身，无百味以厌口，无华靡以极目，无丝竹以倦耳，挑烛灯守长夜，在所不辞，终奉出此全译之本。

此本其文义以忠实于原著为要，含英咀华，于直译之中，求准确、精炼；其文字取通俗流畅之势，感灵觉异，于求雅之间，留原作用语个性。又附原文以利对照，提供细品古文韵味之便。

全译《通鉴》，泱泱大事，以数十人之力，既苦之于初做，又限之于水平，其疏漏、舛误必多。故我们殷殷期望于专家学子、大众读者不吝赐教，以资再作修订，获取更精之译作。所谓“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悠悠华夏历史，结晶文化遗产，多如高原决水、汗牛充栋，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我们愿效愚痴之力于此项宏伟事业，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

华夏文化史研究所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凡 例

一、本书包括译文、原文两部分，按周、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等十个朝代文白对照排列，译文以楷体字排印在前，原文以宋体字排印在后。

二、原文参照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7次印刷本《资治通鉴》排印。其中由本书译者改正了该本的标点错舛、误字约二百余处，不再另行注出。因已有译文，故中华本原有的小号字夹注（包括胡三省注、章钰校语等）均不再收录。

三、译文以上述中华书局本为工作底本，卷次、分段一沿其旧，仍保留原段落序号。

四、翻译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力求准确、流利、生动。一般为每句对应直译，在不违背原意的原则下，允许适当增加形容词；对于个别直译难以读懂之处，酌量增加补充文字、主语、宾语等；对较为抽象的原文论说，适当采取意译办法，但忌作主观发挥。

五、人名、地名、官职名一般不作翻译，但古今地名易引生歧解者，酌情予以翻译。如“山东”，译作“崤山以东”。

六、典故、专用词语中，凡现代汉语仍在广泛使用的典故成语、词汇，如“负荆请罪”等，不译。古代礼制、经济等专用语，如“食邑”、“假黄钺”等，在较早出现之处酌作解释，其后相邻之处则沿用。

七、帝王的称谓，一般使用庙号，少量追谥或废帝等使用本名。尽量遵循司马光修书中所奉正朔，以某“纪”内该朝君主称“帝”，并存的其他政权君主则视情称为“王”、“国主”等。但司马光原书中此类称呼亦见混乱，常有“帝”、“王”、“国主”等交替加于一人之身，尤以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为甚，译时则不强作统一。

八、时间的译法，于卷首标题帝王年号后以括号注出公历年，译文内干支记日后以括号注出旧历日期。由于原书系司马光等人采摭多种史料摘编而成，故干支记日常与月份不符，有些虽可证诸二十四史等予以勘误，但为保留原貌与全书的统一，译文中均不作考辨，仅于其后括号内以“疑误”注出。

九、原文中某些语句含有几种解释意义，经翻译组研究后未能确定者，由译者选择较为通行的一种，文责自负。

十、为方便广大读者，原文、译文均用简体字排印。人名、地名等无单一对应简化字者，仍用原字；异体字采用常用字，通假字一般不予统一。

十一、诗歌、民谣、经典引文均予译出，尽量保留原文韵味。但某些在文中有特定引申意义者，允许结合上下文酌作意译。

十二、原书的误字，中华本整理者曾作校勘，以符号标出，本书译文中则径作改正，不再标出。但属于史实上的错误，为保留司马光原著的原貌，一般不作更正。

十三、本书所附历史地图、帝王世系表、职官名词解释，系参照中国通史编制，并非《资治通鉴》专用，于此仅供参考。

十四、《资治通鉴》为司马光集众手诸书而成，横贯一千三百余年，卷帙浩繁；译本亦为四十余人分工合作之成果，仁智各见，故体例、文风虽经一再修改、审订，不统一之处定有不少，甚至错舛之处亦当颇多，尚祈诸方家不吝教正，以便修订再版之时予以改正。

资治通鉴序 御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紬石室金匱之书，据左氏《国语》，推《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至于麟止，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史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恒、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闻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牒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馮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

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译文〕

朕知道，君子多熟悉前人之行、往昔之事，以此来蓄养品德，所以能够刚健坚实，光辉日新。《尚书》也说：“作为君王，应该广采众学，时刻有所建树。”《诗经》、《尚书》、《春秋》，都是说明得失的规律，存守王道的正统，给后代以借鉴和训戒的著作。

汉代司马迁缀集皇家石室和金柜里的典籍，根据左氏《国语》，推及《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博采经籍，摭取传记，网罗天下轶事旧闻，纵横驰骋于上下数千年间，开篇记载黄帝轩辕氏，至于西汉发现麒麟而止，创作纪、表、世家、书、传形式，使后世述史者都不能改变这种体例。由于他判断是非不与圣人相悖，褒贬十分得当，才被称为优秀史家的人才。

父皇英宗，留神典籍，日理万机之时，也未尝辍止读书。曾命令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列历代君王大臣的事迹，让他在皇家秘阁翻阅文献档册，供给史官、笔纸，修撰起自周威烈王、迄于

五代的历史。司马光的意见认为：周朝积弱，王室衰微，礼乐仪制和军事征讨都由诸侯恣意自为；周平王被迫东迁国都，齐国、楚国、秦国、晋国于是强大；但到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还要假托尊崇周王为辵以收服天下心。直至周威烈王任命臣子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时，周朝虽尚未灭亡，但王室制度已丧失殆尽！这也是古人著书时开篇立意的宗旨。书中记载圣明君主、贤良大臣，切磋治国之道，议论中的精辟语句，道德、刑法双管齐下的良善制度，上天与人世相处的关系，吉凶、善恶现象的根源，作威作福兴盛衰弱的原因，规划利害的效果，优秀将领的战略，廉谨官员的治策，以邪正为标准进行判断，从邪治与怠忽中抓住要旨，直至词语渊博厚实的文体，哲理深刻的含义，实可称完备无缺。全书共记载十六个朝代，辑成二百九十四卷，放置于室中而尽知古今之道统，内容广博而得其要点，简明而又周详于事件，也可称为历代典制法规的总汇，档册文牒的全书。

荀况曾说过：“若想观察圣人的形迹，便要寻其出类拔萃者，后代贤王即为其例。”像汉朝的文帝、宣帝，唐朝的太宗，正属孔子所说“我无可非议”者。其余太平治世享有盛名的君王，或有忧国忧民仁爱之心，或有忠贞利民的教诲，或知人善任，勤俭谨慎，也各得到圣贤的一方面，如孟轲所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二三事而已”。至于荒淫覆亡者，可使我们见到前车之鉴；乱臣贼子，则引起我们严寒将至的警惕。《诗经》说：“商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的灭亡。”所以赐此书名为《资治通鉴》，以表明朕之心志。

治平四年十月初次开设御前讲经，奉圣旨讲读《资治通鉴》。
是月九日，臣司马光开始进读，皇帝面赐御制序，命臣待书成之日写入。

进书表

臣光言：先奉敕編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缙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摛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弩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瘠，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上表

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

检阅文字承事郎臣司马康

同修奉议郎臣范祖禹

同修秘书丞臣刘恕

同修向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刘敞

編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司马光

〔译文〕

臣司马光上言：先前奉受敕命编纂历代君臣的事迹，以后又接奉圣旨赐予书名《资治通鉴》，如今已经完成。

俯伏顾念臣下生性见识愚昧迟钝，学问经术荒废生疏，凡做各种事情，都在他人之下，只对前代史书，曾费尽心力粗略诵读，从幼小直到老朽，嗜之如命，永无厌倦。经常担忧从司马迁、班固以来，各种史书文字繁多，那些没有公务的文人学士，阅读史书尚且不能遍及，何况对人主来说，日理万机，有什么空闲去全部浏览！臣下常常不自量力，打算删削冗文长篇，撮举关键要义，专门撷取事关国家兴衰存亡，情系百姓喜怒哀乐，善良可以成为楷模，邪恶可以作为借鉴的材料，撰为编年体制的一部书，让它先后条理井然有序，精华糟粕不相混杂，然而私人一家力量单薄，无法成功。

俯伏幸遇英宗皇帝，禀承睿哲智慧的天性，布施文化昌明的政治，思索纵览古代事迹，用以拓展宏图大略，于是诏令下臣，使之编为一集。臣下昔日夙愿，一旦获得伸张，欣喜雀跃奉承大命，唯恐不能称职。先帝并且命令臣下自选官吏属员，在崇文殿设置书局，准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广文、大学、律学三馆及秘阁的书籍，赐予大内库藏的笔墨缙帛和皇宫钱币，供应果子点心，派遣宫内侍臣担任承受，关怀厚待的荣耀，朝廷近臣没人能比得上。不幸书未及进呈，先帝便离开了群臣。陛下继受皇宋大统，敬承先帝遗志，恩宠有加亲撰冠首之序，惠赐嘉祥之名，每逢开设研讨经史的讲席，时常命令进读其中篇章。臣下尽管愚笨，但蒙荷两朝知遇之恩如此深厚，即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不足以回报塞责，只要是心智体力所能及到的，岂敢有所遗漏！适逢差遣出任永兴军，因衰老疾病不堪任职处理繁重事务，乞求就任清闲散官。陛下屈尊俯从臣下的要求，特许从容调养，差遣兼领西京留司御史台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次调任，都允许将书局跟随臣下，给予俸禄官位，并不责求职守业绩。臣下既然别无他事，得以含英咀华、冥思苦想，尽其所有，白天的力量不够，就夜晚继续干。读遍前代史书，旁采小说野史，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探发幽隐奥秘，比较点滴异同。上起战国，下至五代，总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撰成二百九十四卷；又概括列举事件要目，以年代为经，以国家为纬，为备翻检寻索，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判异同，使之归于一致，撰为《考异》三十卷，合起来有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设书局，直至今日方才告成，岁月悠悠，其中抵牾之处，不敢自保全无，罪责深重，无所逃遁。

臣司马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再回想臣下离开宫阙朝廷，有十五年之久，虽然身处朝外，但拳拳之心，朝朝暮暮，夙兴夜寐，又何曾不在陛下的身边！只因臣下才浅力薄，无事可做，所以专事撰作，以报大恩，竭尽绵薄，或可如涓流粒尘那样对大海高山有所裨益。臣下如今身体瘦弱憔悴，老眼昏花，牙齿所剩无几，精神耗尽记忆衰退，眼前所做的事，转身便遗忘，臣下的一生精力，全都用在这部书上。俯伏期盼陛下宽恕狂妄撰作的罪责，体察真挚忠诚的心意，使用清静的空暇，时常惠赐省阅浏览，借鉴前代的兴衰存亡，考察当今的得失利弊，褒奖善良、警惕邪恶，抉取真理、屏弃谬误，足以发扬稽考上古的盛德，达到史无前例的大治，使得普天黎民，都能蒙受福祐，那臣下即使尸骨弃置于九泉之下，平生志愿也永远满足了。

谨奉表章进呈报告。臣下司马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